七綠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總目

古文存稿卷之五

國表小品序

七録齋集存稿卷之五

婁東張　溥

䢖辰程墨表經序

次程墨者必兼春秋兩試之文而舉之所以足其事也人所見聞者及焉所不見聞者及焉或失于前而備于後或逸于他本而此存之皆成事之道也如余于丁卯之墨緒論見矣今復申說焉蓋錯綜而列之亦有不可廢者在其塗也然則因其時而形之于選因其選而有爲之辭

其說亦可得而變與夫君子之自治也嚴而責人以約居已于不能而人無不爲其可爲故引而之數也方員左右有數端焉若其不變者一端而已且人之難余者各執其數端以相望而欲余遷其一以應之則幾乎窮矣雖然寛以俟之人之言已靜也觀乎所以爲律而身正焉吾之立者可以不屈也則以今淸明之日而論其一時進身之士雖功在筆舌非義之無私者哉若是而程罪之遜隱之者罪也濫之者亦罪也

天子及乎庶民不同位而總名之人六藝之治不一法而總名之經文可非經則人可非人與余之正告者猶之乎初而已

行卷大小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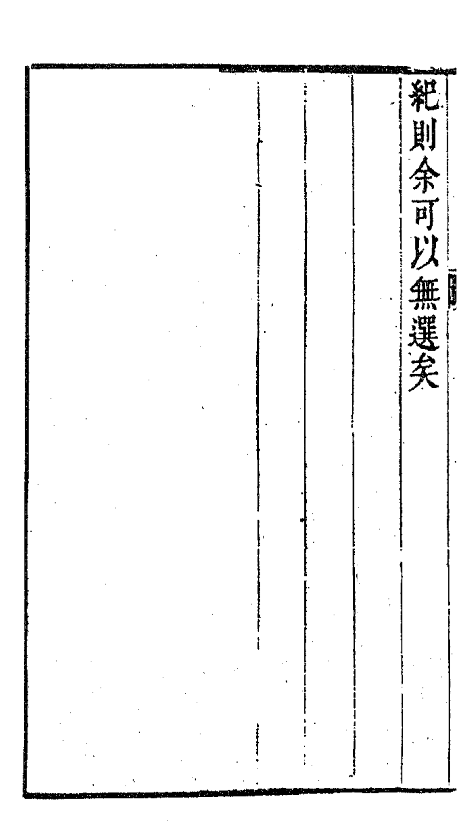
文字之有選豈得已哉觀乎洪瀾惻隱之意勤焉顧慮以之多言不可以直將自止也而又迫于昧行之衆聞非道不知其過見其下者而以爲賢苟聽之而不與之正則終于荒矣不顯不明而㭓人之志安彌縫于物而聖人君子善人正以之四選廢亦誰之邨也是以修業之士處怨而不避無名而爲之蓋知罪之本末不言之有甚于言也余衡文之家林林乎夫人而命之

矣寓好惡于他人之作而號曰巳書使天下訓焉行焉非其度其身可議也非其律其聲可放也若然則師繁諸胡爲乎古人之一尼父也昔之矜周孔者擾擾于胷中而今乃達話達言之不息忿詗形矣急爭之而人弗屬其有昔之讀其書者論是與否即不合而猶有見焉而今且無所觀而自言無所遇于古之人而謂巳成孰其何者本也則予之惕然于斯選也將胥匡之亦云救也夫著作之難前人序之矣聚其血氣

而發其愁苦以爲謀而逮耉勞損日見失黃老
養生之旨而志士不畏勠力于衰重甚言其可
悲也葢盡人之百年爲日不過三萬欲周浹事
物歷天下之書別名義分節數積必使其用問
必知其出亦已難矣獨制義之爲說則有滅也
科不外于四子之書與一經之學櫛比而達之
十年則大成矣三年則可小成矣若麤言其通
因步騶之正而無紆路之傷觴于恒辨以自起
意日與月亦得至焉而又整約于聖賢所剌論

非復景外之說荒宴之事則情氣不蕩知重廉恥益爲漱浣潔清之務節身之便無前于此夫外無鑽礪之勞而內有長厚之益吝謗不盡假于人而施之有旦夕之効宜人人樂之矣而服習者少則自安之念重也蓋天下事勉于難則人强其難安于易則人日以易數月之功損爲一月必棄其數月者矣百篇之要損爲一篇必棄其百篇者矣不樂山之高而從水之下順逆之勢也況積精既殊程驗相凋亦何以諷乎哉

安而不進者下士之爲也旣安之矣而異人議
已卽有道者未之有辭而疑怨以形不好反而
尚其口此緝緝翩翩之徒又甚于下士也予與
介生受先難斗諸子相勵考古愧如前者之難
一言一行未嘗敢有佚易之色鳴豫之辭而不
察者惑爲鋒距則益嘆已之不德矣責已恕而
責人詳道之大禁髫髮之時固已兢兢矣而要
不能無所托以明德之可爲玼之當去其殆狂
夫也哉使從此晏如士各敬業承繹于先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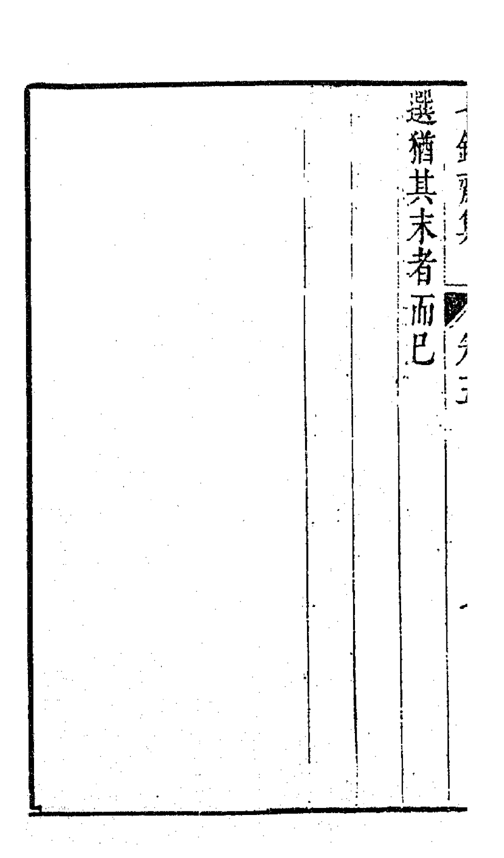
紀則余可以無選矣

增補舉要錄序

二三場之不得其說也皆繇于人之易視之其
易視之者非以爲不足學也以爲學之而不及
于用則相與棄之也已棄之日久而其說彌下
一旦欲出而責其所能則勉以可應者爲言而
稽于所不信于是守其鈔撮之文而沒其論議
之實君子常傷其身之已榮而言之無體則智
識淺寡同于埋瘞安在有達人之名乎予與介
生諸子思所以救之則將因人之讀而廣爲之

敷然約之歸指則已疎矣論策四六之文應乎大科而難其稱說若欲挈綱整目言之有條則今古之業畢具經營假之數歲身度口籌猶有未至苟給對而已則短言瑣記足以赴便遽其時而謀之不周十日之功皆曰可矣高而爲之其事已僭末學懼焉且學者之緩急必繇于居上之好惡今之主文者溺近而忘遠盡其涉筆之情及乎經義卽已爲勞若無庸焉矧其他乎是以科目之出人名傑然而末場之作忽而不

道此予所私用憤邑竊議爲當今制舉之格宜損其兩試并之一日益深悲其無用而費時上無所取之而下不必其見答也夫覽衆人之志則安常而不言察當事之令則曠績而不究然則閔閔以存其謂之何或者就所流閥發其尤異科不必其多人而得其一即可以爲訓則孔子之書姬氏之籍不至壅絕于王道也繇是𨚗舊文而增之益之庶有當焉然而本學不明以末事爲功者極天下之智亦及末而止則予之



選猶其末者而已

黎左嚴稿序

江右之爲教其功已見于天下矣凡士之習其文者莫不潔誠好學務于古人之途自明貴重而功名之徒猶病之以爲無庸曰此之業終其身于士而已矣非士而欲仕者之所理也若然則正人之辨詘焉戛戛其難勝乎夫道德之士不樂言功名功名之士不樂言道德命于所性弗能强也抑趨乎功名者且與略道德之論而以功名之說正焉厥乎其猶有止也則左嚴今

日之遇可舉而告之矣左嚴持巳端雅趨翔不
苟其于正經之本殆身安焉不徒誦命辭說也
然率以爲制舉之文則高矣深矣非獨下者弗
習也即時所榮競號爲子家一流之業左嚴皆
遠而不與宜無所當于得志之人矣而識者尊
之進于非常之等此其道何由哉且數年以來
論元者忽神理而尚膚澤獨左嚴以經術居前
受先樸學名亦相與兄弟金元甫先生咸歎爲
未有之才衆離庶幾位之第一者數矣而卒失

于一間雖時會不偶要所謂元家之實二于未
嘗或傷也然左嚴所遇往往而奇又非一矣燕
湖沈青嶼先生吾友崑銅之尊大人也博通好
古於名人傑士有自然之情丁卯之役左嚴不
出其門力爲汲揚得在第十二人之列固已異
矣迨左嚴與予言巳所以遇之者又恒情所不
度也素未識沈先生而意獨必其爲能知人應
制之作任情搖襞未嘗一言近富貴而惟先生
嗜好之是求斯豈有符節于其間哉類同而氣

清外物莫之與間揚厄於前而遇於後非其弟
子而爲之師理應然也况左嚴高騫建武之元
公君斷各以淵思灝論獲知於世一德之喻又
安可誣乎江右名士厚積而寡逢者莫若大士
大力文止然慕義敦行之流從之受經不遠千
里未嘗見布衣輕於王公及矜勢利者假仰求
食則又有左嚴元公君斷先鳴躍以示吾道之
有用折其氣餒而峻其廉隅江右之緐又何所
負於天下哉近者葵社一選將主王風之盛其

中劉士雲鄧左之陳士業諸子俱繫籍南州左
嚴正其鄉人之已行其道者也
聖明在上容容必不盡福書此相勉凡我兄弟
可無援琴而鼓蕩之什矣

三科文治序

祝尊光兄弟序次壬戌以來所謂房書文字之最者而行之予讀之而慨然曰觀乎斯際介生之功大矣壬戌以前天下不知有文字也壬戌以後言文字者無人而不能也始選高明之論繼稱聖人之說房書既盡而社文踵興于是學者觀所取予以意度之遂有豫章昌陽之號要之兩家之名人自為定非介生所立也當介生論著之日執巳之正以信天下之文是聖者進

焉不合乎聖者退焉未嘗以豫章昌陽之人而私之也卽豫章昌陽之賢者與江以南之賢者有性情之得亦相與以道而已非有所私于江以南之予奪是非而意輕重也其有惑而思變者以爲不得乎上則反而趨下飾庸音以足聽而抑豪傑之士累之以不然之言嗟乎聖人之道沒而欲明君子出而有其事矣彼嘵嘵者何爲乎且從吾黨而爲之者韙切以正士知尊古或一時疾趨力有不給其失也不無五經章句

之可難而久且自治不疑其過苟舍此而爲巧便之議則委巷之童子離乎市人之乎鄉學畢月之間振筆而從之無不當也又安用大冠而論豫章與昌陽之得失乎予方悲壬戌以前人皆夜行不識聖賢禮義之訓而不意又有欲闢其說者抑何不肖之未絕于世也是故戊丑之間迄于今日文字之治亂不可勝道介生不言其功而天下歸之豈無故歟此尊光諸子所爲再舉其義也然而論功罪于今文其小者也予

與介生終不欲辨也

易文觀通序

經學之不言久矣學者驟明其說則衆士有所不通惑之而不得其端則群與聚而議爲迂濶若是則今之人所受師而名讀者何者之書也且習一經而舍其四經志遠圖而守近意亦云已矣即一經之說多有未畢將若之何予甞惻然于斯求其變之所始聖賢之路絕而不通皆繇時文之道壅之也樂于爲時者禁其聰明之于便近畢其生平之能以應有司經文之效不

顯于世則相與苟爲利而已上之人不欲以此擇士而下亦安于固然不應上之求責復脩其備蓋俗學之成若有受授其本末然也及有悲正學之失起而汲汲者盡其忠厚弘獎人群以期反正遂嬰世忌煩其話言然則聖賢傳往之書終陵夷廢蔑不更出歟雖然前聖之學不因後人以召識君子之志不隨衆疑而見抑六經之法君臣父子之大行也今有怨天地之不明棄中國而之夷狄者即其所之之地不出天地

之間則凡懷汙未之見欲行其反覆變亂以稱
已能者思之亦可以止矣適賡虞有易文之選
爲予言之予益有感于天下眩瞀之流閉于一
經不知所向于是出一辭以發其凡使當今之
世多篤誠好學如賡虞者後生徃徃而規矩焉亦
何患古道不復乎

房稿霜蠶序

員嶠之山有氷蠶焉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織錦入于水火不濡不燎其事記于王嘉而文昭取以名巳所選何歟夫正書之傳其稱指大約貴平易尚簡質不煩命異物若拾遺之文則志怪者也辭多巍眇售譎其所列名物事理或信與否儒者不能意定又安所質而舉之然考其文有謂唐堯之世海人獻以爲黼黻者文昭所取葢錄來也以爲聖人之作賢士競進獻其美

篇施而用之有古象焉因以登于王公服于士庶極其五采之觀亦朝廷之盛事也雖然一物之喻達于國家士君子覽古以自寄博觀而道存志之所起有其甚深抑亦懷于隴畝之間通其詩書之意感而興焉可乎夫一室之內隱而不聞托言于以遊以遨而貧約不能以自容斯人之遇猶之乎霜雪也然立節不回而文采自見上之人有大車以求之者遂得志而爲其所欲爲光顯其身而利澤及于天下則霜雪之伐

人也大矣又安可徒有文錦之好而忘其艱難之守哉若是而遻者之所取于斯廣焉可也不然稽諸爾雅所載桑繭與樗棘欒蕭之屬蟓之爲族亦已衆矣曷重乎斯稱而多文辭焉

房稿香却敵序

吾友徐亦于禾之異人也少為諸生卽不樂家人業去之深山事浮屠者七年講于老子之說者三年凡陰陽星氣之書無不習也相者之言與論命之術逮堪輿醫筮雜家之學無不通也又性靜遠而能忍入山時盡其一日之食不過勺粥復斷酒不近止念慮存精神若恍然于所謂太上之理者嗟乎蓋難言之矣然亦于弗以足也以為儒者之道始于父子正于君臣吾未

能得君而事焉猶之乎不學也夫惟旣得其君
而事之明其生平之欲爲然後功遂名立休乎
無營徜徉空山之間物機息而天復厭乎其可
安也若然則亦于不能遽釋于今之文有以也
謀國之大不容小已求其事君之始莫不豫制
義爲徑遂雖士之輕萬物薄千乘者欲因時以
自達循其所守能亢而不俯乎亦于瑩心遐照
徧察今文入意者寡而終行尺度之中領雄分
之絶若曰士之見其君與其友必有贄也吾行

是而執以往焉則亦可矣夫寄情太上博涉贖
稽精物隱以極悟而念猶不忘乎君臣亦于之
正也樂其空曠之情玄眇之思而復斷之以致
主以贊其志朋友之義也若然則予之敘亦予
之選亦有以也

房稿文始經序

世之所謂選文者吾憂之非憂其說之長也以其無一辭之有而盛矜已之色已不自憂而吾代之憂也然而其人皆一時之不足道者也則吾之憂亦可以絕矣夫惟有豪傑之流喜學問善談說藉人之力以有其名而遽然併行而不反則君子於斯不得不示以忠恕而加以慘怛是益以憂悟之也吾友貞符傷焉因乎房書以寄其隆指殆將重發其不平以左右介生之選

也夫介生之功在天下深矣貞符從介生游有年矣淮右之風素龐樸少文學不樂鴻雅之訓獨貞符凝玄處漣水一隅不遠千里走事介生備聞君子之義歸而治經法廣教化公巳之所有于鄉邑今淮之士盡軌儒雅更節好行翕然以詩書絃誦相得皆三子爲之也勸進不已而宣意于所選以明其訓士之正貞符之志于是益弘矣予嘗考唐之世漣有人焉享母孝謹淹究經術性騫特不近貴勢侍御王先生是也貞

符豈其後歟抑有慕焉而興起者歟夫旣慕其
爲人必將有偉行顯問昭于四方豈徒文字之
謂歟則貞符欲出而憂天下之憂又自今始也

錢元玉王開度合刻序

元玉開度時過予言巳之不得志于當世意念深抑若有憂者然而其志廣矣學在于有為而言惡其不及施之于文廓然大筆盻遡之思有不可得而畢書者焉追予徵其少長問其游處則二子同方所來巳久屋室之接不必其近聲問聚答常若東西家予益感其論交者非簡也何則朋友之際繫于五常重身而毋遡于辱慎交而無遡于禍非必末事之謹也即賓請賜見

主請就家之始其所為致志已無不至焉後之
人忽其說而輕務于相若則至意不副而傾其
怨爭毋論以禮相諭其法不存而話言之啟尤
飲食之召剌往往以同里之人不當于傳言之
列則視古者冬々雖夏胸之文亦徒然而已今二
子惡斯道闕墮慨然有菲薄之慮出入以情久
常不渝援議經籍著其晃朗則一聲之合無乎
不諧然後知罕見之曰聞名亟見之曰朝夕世
之言鄉邦之識者多矣未或過于是也取友既

良而比文歸則懷世典之傳人豈復飾疑于況謂乎夫昔者兩士之相見必有一士介焉以爲託言之人二子之交其言無俟託之乎弓而弓不能無言者蓋以明如是之爲友也即如是之爲文也

賀魯縫稿序

丁卯之冬予遇魯縫于江上是時維斗同焉立談之際以誠相開意不復有彼此始信朋友之道繫于人倫抑詩所謂既見君子其情猶是也其後魯縫讀書武丘予每入郡即與宴笑暢論其發見聞念在古處有餘于辭一日之對常有兼旬之樂不自意其深也今魯縫理其春夏之業命之梓人屬予以簡端之言予益有感矣士處一室之内悲豫盈緒苟懷其疎遐之契不可

得至則將取其文而讀之思其寄託而求所歸趣繇是著念往之辭或爲切今之詠無非周旋彼作一示情賞故羨言之貢恒及于萬里之外況朝夕諷玩猶難脫忘者乎予猶記曾縫之論文也惡雜而取要好信而棄僞删其繁手足以雅聽袵席之上時人之說不登焉故其見于已之文也亦無不然虛華黜遺齊于敦雅極其才變古書老生不能逮智而本指所趨聖者之設曰其規矩則曾縫之言可謂不岐矣夫不歧于

已而已有其誠不欺于人而人服其當懸其生
有之質爲議物之本令之短篇大章其四方之
權衡乎賜予爲之長言猶有不足者焉豈獨聽
其一家同于遥答也

程壘表經序

十五國之風會介生論之備矣本地俗而懷仁義念物情而傷流失因立文之意求天下之賢是其正也亦何損益之有然　仁聖聿起人人欲明其駿遹吾黨尤殷勤焉不可以一而止也逌者奸徒繫薈正士屈抑著焯爍之言者即慮有幽疑之獄是以文人匿采而不宣寧爲聾瞽勿爲聰明今則其志出矣夫際因于所善語當于所可雖賤若埜虞亦生流㕛之美發誠心之

歡況深衣方領其科應于五文號曰君子者也葢君子之興正經之立也觀乎往矩治則聖經先辨亂則聖經先隱用秦漢魏之事可得而知巳孔子析束群聖身立人極領乎玄王素王後世誦說之士累贊怡懌名爲周之文人繇知文人之稱尊貴重大不得輕也夫不苟其名則當全其義籠總而命之不獨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篇家可問也入國知教六者俱見之矣卽以時文質求服者服此者也序者序此者也身服

其事而口序其文非此則下矣散矣君前不臣
名父前不子名皆謂非禮祖作經之人而隱本
家之書是君父之前可不名臣子也且六經之
懿亦何者不得哉楊厲有可信之辭體禮有不
惑之効鴻筆之臣未有矽望荒流而忘始基者
也予于觀讀之際簡策糺煩青黃糅紛苟接五
經之一句一字肅然如見先生焉歎然如遇已
之宗人焉不自知其意徙也若夫全列經意者
其文益清矣關穿全理它物不亂違于世之才

色修聲而初分自足其賢妙豈四人之儔二人之匹哉行於天下而人存與存不以竹帛為年紀者也是以受先厲行範文每見學者必繩以經術每義形顏色予少迂之介生維斗數予竊歎為言者無誹聞者足戒也所悲者四海之內不乏深才美智而好甘異言雖賢於博奕離道遠矣然而亦徑也夫好奇則必知古知古則必知釋知經則必知所以為人至于知所為人而文已畢精矣故駁而不純之文予所甚惡也才

而不德之士亦予所甚惡也然終反覆不能舍以爲文苟能駁焉士苟有才焉使其日増月攺漸與正邇必有悔悟之心生以求揖讓於孔子之門也況會當隆平不羞庸庸之實而逐讕調之聲既非上喆所以自勉兼失人臣報國之意罰莫重焉此予一編之尤慎也夫

房稿表經序

經之爲重於天下不待今日明之也然所以爲輕重則有時焉夫重而不輕者經之質也經而至于時輕時重非承學者所敢言也自後世之人爲之也若是則予之振振言經雖出于無如之何葢亦將戒懼焉是故盛氣而排人與夫幸意不通而務盈其貌以表勝不習于經者有之矣習于經者無之也凡此皆尊聖賢禁左道巳學而與人共爲之指也繇今觀之數年之間廢

與可得而論已當夫時文一趨士人之志日以
荒下諸子之說耳目不近未知天下之有其書
作書之有其人況乎五經之極深也自介生于
酉戌之文倡用其說四方始改形易慮樂于道
古然倡者之意反且復之主於接識人倫正以
聖人之事而先使之就將高明易于遵道遵路
顧無若其知之者蓋也沒美而爲之得失之際
或有甚焉要之古學則已立矣歷乎子丑百家
競興子與受先閉一室之內靜目袪練以爲德

言之塗久變極反繼此而王者其惟六經乎是以志獲同方去介生居五百里動靜語言若與之應介生發憤正業聚一代之文而嚴爲次第號之經翼乃兩易寒暑視所裒輯率多大家舊文覽乎近日卽深微辭之傷若是乎事之變成汲汲乎來者也今則經文忽彰而聖人作焉治氣之感證効不惑顧念向時之言有其預者未嘗不相對以怡也然而人之爲言命意在彼則盡于彼命意在此則盡于此以今日而言經所

謂在此者也言經而底于爲人所謂盡此者也試以經質之于人觀乎字形不離三才則知其無邪矣觀其擬言不踰五倫則知其近人矣故予嘗謂使今日有武健之子日取五經摹而書之左右周接無非鉅人之名大雅之字趨而之善也疾焉矧相漸于意尤有神明者哉然則爲之若是其易而人與文俱難之何也葢其始病于作法之異而其旣危于疑人之甚則言在不能人者焉抑知善無不可爲經無不可學。

八

之好名者而實其所用慕君子而從之初而事其詁言久之而其行是焉又久之而性情無非是焉若夫學者之通經誣奇以反平因辭以達本其道亦猶是也夫天下方慮道之深玄不可遂卽而一開其途經術之率循曉然若從善之易雖在童子無不知其可爲也是以余勤渠于篇章而美愛之言字句不齊且欲以是精知天下之正人讜士耳亦何嘗放意而愽之一法而圍之哉

史緒序

五年前見子常麟士畫題千餘各疏所得托象在前賢之作而采第惟古凡典章事數人物體號之崇替得失詳究奇焉裂帛殘竹必加抽撿有覽及萬篇裁一二合則相對珍玩紙靡墨渝歸于篋笥勤護不給極其情至亦可謂過國風之好色也又義求準當字輒毛舉申明驃之力排較于斯秖以至飾垢弊章其光實或一義獲存而剥死完處撰者文僅滿幅而註訓翻評敷

切數千言方漢唐治經專家富倍百常余未嘗不偉其說而心迂之及與質所立旨則確乎最褱矣意謂今山古山今月古月暌者異形移之詩書六蓺益甚遷徙如上世有紀譙羅之流好奇輕信歐陽蘇氏諸子槩以可疑者為妄盤盂高文要歸陁陊且解經之難徵事苦于論理彼穪說天命者有甚深之名然使人率初而造恒待到語若夫證巳去之昔人明風成之古制象似敞顯而隱互委積非弘通瓌瑋沈静淵識之

上莫與爲定康成景純代推傳人猶大則不辨
尊宗小則脫遺譌字其他有不自絕門庭者乎
然則子常麟士旣渺思百家揑竄漂說以輔掖
四字盍學方山錫玄之書删紕補闕自成著作
令天下攬其洞涉樹領扶服擅有隆礬顧程量
帖括停章妥句切切經生之言何與嗟乎此兩
人先民之懐正史所繇起也夫人士凌遽秪貴
才尚才勝而不學則應接寡具或學焉不知其
要是其一得倜倡紛遝以勇見劣皆非能史之

徒也所謂史文者位必居理語必就職發揚鉅典當擘求領條陳衆宜要顯毛目資實則排當貴核布虛則頭訖欲清代前人之口輔戒自開議從本文之溝塍惡建新體固弗可以鋪棻夸盛㦤㬥稱峻也是故雖有鴻藻景鑠之姿煙涵雨散之辭設束史家律例跌攲多礙亦幾于洪水之在坎剛蟲之有韝矣葢不讀賈子不知武王輕劒擊紂之妄不繙劉眈所書呂梁碑文不知堯舜同姓嫁娶之誤即其一端史文之匡救

古聖績可累舉而造作梗概又約于大家之矩
始祖功令亦因炤爛斯之爲創性與法所同盡
也上者文無多言淸通簡明前後之疑白焉次
亦比析周聽情韻不匱非特手可用改績以博
起事而以雅立功夫文章之衡闔詣臻于雅即
字窮音斷皆至文所穡歸趨殫遠其勲代不獨
被史也子常麟士之選準今度古使覩者先讀
文義曉于規憲徐究考索駁取昭整不僭不差
咸與知爾雅之原不離握卷衆經雜史秋然來

會視薛陳所輯直末之爾乃囊括有年書問罕
應豈幽遐不聞與抑俁俁碩人托致廣漾而薛
越此也滑脂游戲之章足以蕩性傷氣世多溺
之如笙竽假易其好以稍斷據于正書時與日
猶不甚閑也夫淹遠者出其所熟不難驅遣毫
楮而單儉少儲者臨摹以進亦得涉足古人唐
中漸有厚賻顧且絕而莫和倘亦朋友之過與
余于是愴焉不已思心裒絡謀之介生受先諸
兄弟取史之想似者聊彙以代短檄賡同類接

望不以爲避將天下以制䕺投子常觭士者嘗
儗于西漢之郡國文計也

詩經應社序

應社之始立也葢其難哉成于數人之志而後漸廣以天下之意五年之中此數人者度德考行未嘗急于求世之知而世多予之其所以予之者何也則以其誠也無意于名而有其實不嬰念于富貴貧賤而當其旣至皆有以不亂是故先與乎其人後與乎其文爲人之道有一不及于正者則辭之而不敢就旣與其人而文或有未至者則必申之以正因其材之所命而樂

其有成是以邪僻之意無所形之於文而四方之欲交此數人者嘗觀其文而卽知其人之無僞則定祉之大指也然而此數人者未嘗一日忘古人也慨時文之盛輿慮聖教之將絕則各取所習之經列其大義聚前者之說求其是以訓乎俗苟或道里之遠難于質析則假之制義通其問難于是專家之書各有其本而匡救近失先著于制義之辨以示易見若此詩義之行則于常麟士爲之端也夫詩道深廣儒者類託

人情云無一戚之指及反而過徇乎理則高已見而卑古論昔日之事不能明于百世之下而後人益以語言之多成其疎隔又何尤于古道之日乖也哉是故論功于時文著作之大或所不存而因其可曉爲之喻衆則入德之路莫有近焉余雖曠于詩竊聞子常麟士與大士大力之言矣子常麟士之言曰詩之有六義文字之所出也風係于列國頌告于神明而小雅大雅燕饗獻納多言君臣之事學者習之而不能辨

則非所以爲教也且與不與比亂比不與賦亂
作詩者各有其義槪棄之而務于綦組之說則
君子之所惡也故說詩莫先於辨體體之不存
則聲變意改極其能事有禮崩樂壞之憂矣而
大士大力則曰論詩之方不一其數自後觀前
斷制以意要使之一文之出疑天下之用拘墟之
議非所聞也夫蘇子常隣士之言則係注而不
遷人欲奮其聰明而有所不予蘇大士大力之
言則弘人之才放于遠際以文法牽之而有所

不可然而四子之詩皆獨立于當世爲士師表
及文成相觀千里達信形聲密同愛著心本以
是信學之至者縱横其辭不相傳會而理巳共
域禮經之戒雷同大易之言一致良有以也是
故誦詩之流盈于邦國非四子則無所宗據而
豫章與虞山遂有兄弟之稱一家之誼追澄嵐
以齊魯之古學共立綱紀而應社之詩作者益
備書人書地觀風俗而知得失蓋于諸家爲獨
全矣然則有志于考正者夫亦明立社之始終

以求讀經之大要麽乎通書西銘不與小山辭選之屬比類而記也

國表小品序

國表之文天下之所予也習其讀而知其傳不必其人之與乎社也接文而有朋舊之遇則其志應之矣是以文之往來日益浩大取之不勝其取也欲縣而存之奢而不可爲或簡擇其所守則散求而不副夫固知選之爲言去鄙登善所爲善存乎文也故二集踵起而小品先之雖稱繼事亦有開疆啟宇之道焉楚熊魚山先生嘗聚諸子而命之曰文字之説所以觀行小言

之集亦斯人所托塗也今使人張大論事示所
奇立落落有概而輕忽小節忘其蘊籍類為物
所簡賤之理而不恥其不度則天下亦無所殺
其辭矣獨謂文字之重輕別其題目不以小者
為懷殆非所安也諸子受其指以嚴所品類小
品之出惠常石香二子底勞尤著是時先生方
簡士江城蒐擢偉異一時之艮莫不具糧糗載
蒼雅奮其高能先生正色講義遺遏人事分科
其間凡被人倫之譽者次第姓名爛如可指二

子學之而澄厲有加不謂不回論今之法猶之道古矣夫惠常弘氣渥理吐蓄中會石香精覽隱賾樹體峻遥後之勁士未敢拾節焉又以靜儉鮮交濶于世之情分故小品之選益得行其所欲名其所自名而天下之名者已存用其所自用而天下之用者已具甚矣二子之辨物與孟樸來之諸子之博事致雖不同所以左右先生整潔風化者其志猶一也予樂觀其成而爲爲之序豈其辭之已數乎夫亦慶吾社之有主

而後進之無窮自此以往圭璋之言日未有止

冏卿徐泰掖先生留垣奏議序

古今文字關世用通語言者上則奏疏下則書啟其他詩歌騷頌賦序記跋皆不急之文獻酬博雅閒恣游戲異於冬裘夏葛矣予搜考史乘昭代之書最稱蕪畧以緒求之當自奏議始獨苦藏帙不多抄寫未逮經營有年跋燭懷嘆一日讀徐泰掖先生留垣疏稿攝衣冠起古人有言求之遠而失之近其然歟予誠睫短慕義長孺未敢後也　國朝奏對前賢粗具日錄以

下播揚亦廣至　神廟時其書稍隱矣公卿鉅
流門墻義故人非易世論未蓋棺子孫諱枋頭
之敗太史懼國門之碑見事不書有書不傳者
不知其幾即予所及覩選疏數種半出逸漏毋
慨　神廟中年青宮未定盈廷力請章滿公車
天高聽甲上聞無壅或其人不盡顯其言未嘗
不用也昌啟之際老成彙征都俞載誦未幾璫
禍暴興徧坐鈎黨昔日讜言盡成罪狀羅籍吉
網腹誹將誅敢諫之士搤手不得先生所處適

其會也逆璫驕倨高座招人走趨舉世以高邑吉水梁溪應山爲的彎弓射之中者上賞先生獨請留賢者懇款再三鷹鸇逐雀彈抨有聲讀其文者謂禍且旦暮大憝速斃醬履幸全亦天祐之吉非先生所夢想也羽虞兄弟善讀父書梓傳疏稿屬予序首予重惟先生痛哭之談金石之論久懸天地取而黥之刖之者幾張羅而鳥下顧獨無所畏忌逼行當今非獨先生賢諸公子皆正人也若內無赤誠外託焚草者縱極

謹媢亦孔光之諱樹謝微子之諱食耳鳥足與
言忠哉